



“同盟”也就“更加牢固”了。

至于菅义伟向拜登隔空提及的“印度—太平洋地区”云云，对美国来说，也绝非特朗普当政这四年才开始重视。“印太战略”一词最早的提出者，是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。2010年10月，希拉里在夏威夷演讲时说：“我们在扩大与印度海军在太平洋的合作，因为我们知道印太战略对于全球贸易和商业有多么重要。”

尽管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，特朗普与希拉里争执得不可开交，可到特朗普上任后，并没有将“印太战略”抛到九霄云外。从奥巴马、特朗普当政时期的历年美国《国家安全战略》报告，能够看出在“印太战略”方面，美国有着较为长期的战略规划，绝非换一个政党，换一个总统执政，就会轻易在战略层面有所改变的。

而日本追随美国“印太战略”，其主要的研判是——即使是拜登执政，美国对中国态度应该不会有太大改变，只可能在具体策略上有变化，譬如政策上缓而不柔，在“重返亚太”的基础上，联合日、韩、印等周边国家，增加对中国的军事威胁，同时更多打出意识形态牌。

日本放送协会（NHK）11月8日的报道则称，有日本政府内部人士认为，日本政府将关注未来拜登组阁动向，对于中美关系将如何改善，日本将研究讨论顺应之道。日本要顺应美国，特别是要顺应未来的美国，于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景尚未明朗时，其绝不轻举妄动。

11月2日，日本《每日新闻》报道：“日本首相菅义伟决定推迟原定于今年年末进行的访美计划，

拜登一旦上台，可能会在驻日美军军费问题上减小对日本的压力，也不会防卫费分摊金额上与韩国过多计较。

改在明年1月左右再前往美国，与胜选者会谈，协调下一步的日美关系。”由此不难判断，菅义伟早先可能认为特朗普将胜选连任，才有年末访美计划。可当菅义伟祝贺拜登当选以后，NHK报道称：“日本政府正观察美国政权转移情况，考虑安排美日高峰会谈的适当时机。”

相对日本来说，韩国在对美关系上，更看重美方对朝鲜的政策，当然也看重美方在对华关系上如何掣肘腾挪。没能于10月初出现在东京的韩国外长康京和，倒是不改行期。在文在寅已经祝贺拜登胜选的情况下，应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之邀，11月8日，康京和仍然登上了赴美的飞机。临出发前，在仁川国际机场，康京和向媒体表示：

“此次访美，在韩美关系稍显敏感的时期进行，但两国一直保持着沟通，因此随时都可以就半岛局势和两国共同事项进行接触。”

何谓“稍显敏感”时期？就韩美关系来说，2020年以来出现了三道裂痕——9月23日，文在寅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视频讲话时，称应该彻底、永久结束朝鲜半岛的战争，美方事前并不知悉，事后也不赞成；韩国希望美国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，然而美方根本不想移交；在驻韩美军军费问题上，特朗普当局一味抬高价码。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徐薰今年10月秘密访美，却在与蓬佩奥见面前，被摆了一道——美国国务

卿办公室看似无意，实则有心地将他与蓬佩奥见面时间提前公布。

特朗普执政这四年，在朝鲜半岛做了一些文章。譬如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三次会面。美韩关系也有向好的一面。美方希望韩国加入“西方七国集团”，希望韩国加入美日印澳亚洲版“小北约”。可美国在东亚的另一个盟友日本却并不持有如此看法。起码，日本是坚决反对韩国加入“七国集团”的。今年6月，还在官房长官任上的菅义伟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，七国集团是协调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框架，目前扩张七国集团，只是特朗普的想法，且可能会失败。而当美韩罅隙扩大的时候，日本一定会趁机踩上韩国一脚。反之，美日关系如有龃龉，韩国也会适时对日本下手。

美日、美韩同盟的同时，在东亚，日韩之间关系微妙，使得日韩两国在美国总统大选问题上，行事略有不同。而美、日、韩三角关系，由于美国一家独大，而暂时保证了总体上美日、美韩关系的稳定。至于日韩关系如何，在美、日、韩三角关系稳定与否中，所能起到的作用、占到的权重委实不高。

期待的舒适区能否到来

今年6月23日，是《日美安